

# 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研究

唐子惠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7日

## 摘要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劳动组织结构和价值实现机制, 也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面临新的理论审视。围绕“机器能否创造价值”“劳动是否仍然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等问题, 学界展开了广泛讨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科技观为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与价值关系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人工智能并未改变劳动创造价值的根本规定, 但推动劳动主体呈现隐蔽化趋势, 加速劳动形态数字化, 并使资本借助技术手段重组劳动关系。对此, 需要坚持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原则, 深化劳动价值论时代阐释, 推动技术发展更好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劳动价值论, 人的全面发展

# Research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Theory

Zihui Tang

School of Marxism,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June 3, 2026; accepted: June 25, 2026; published: July 7, 2026

##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profoundly transforming social production modes, labo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s, bringing Marxist Labor

**Theory of Value under new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Extensive academic discussions have centered on issues such as whether machines can create value and whether labor remains the sole source of value creation. Marxist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its outlook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value in the AI er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not altere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at labor creates value. Nevertheless, it renders labor subjects increasingly invisible, accelerates the digitalization of labor forms, and enables capital to restructure labor relations through technological means. In response, we must uphold the basic principle that labor creates value, advance the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ensur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better serves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 Theory of Valu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数智经济新阶段提出了一系列“时代之问”，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数智经济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拓展[1]。近年来，伴随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算法平台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逐步从传统意义上的辅助工具转向更深层地嵌入生产实践本身，对劳动组织方式、生产结构以及价值实现机制产生了深刻影响。无论是制造业中的智能设备替代传统岗位，还是平台经济中算法对劳动过程的实时调度，再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生产、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广泛应用，都表明人工智能正在推动劳动方式发生明显变化。围绕人工智能的理论讨论也不断深入，“机器能否创造价值”“劳动是否仍然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智能时代是否仍具有解释力”等问题再次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并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深刻揭示了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了根本理论依据。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劳动的现实形态不断拓展，劳动主体的可见性有所弱化，资本借助技术重组劳动关系的能力进一步增强，这使劳动价值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现实语境。由此，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重新审视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既是回应现实问题的理论需要，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代化阐释的重要内容。通过系统分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科技观的理论内涵，并结合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关系的新变化加以考察，对于深化对劳动价值论基本原理的理解、把握数字经济条件下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新特征，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 2.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科技观的具体阐释

### 2.1.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内涵及其理论逻辑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理论起点。在探究劳动价值论时，马克思对劳动给出了新的定义，即“劳动是人类与自然间相互作用、通过自身活动调节并控制物质变换的过程”[2]。马克思

以商品分析为逻辑起点，揭示商品既具有满足需要的使用价值，也具有能够进行交换的价值，商品价值不是商品自然属性的直接体现，而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提出劳动二重性理论，即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这一理论不仅深化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和价值关系的理解，也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价值运行的深层逻辑。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并不仅仅在于指出“劳动创造价值”，更在于把劳动置于一定社会关系中加以理解，劳动并非孤立存在，而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展开。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通过出卖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资本则通过支配劳动过程获得剩余价值，劳动不仅是物质资料生产的现实活动，也是资本增殖的直接来源。正是在劳动被资本占有和支配的过程中，价值创造与剩余价值生产得以实现，从更深层次看，劳动价值论不仅是经济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现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理论方法。

通过劳动这一核心概念，马克思把生产力发展、资本积累和阶级关系统一起来，使价值问题始终与现实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也决定了劳动价值论具有鲜明的现实解释力，即使在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只要社会生产仍然以劳动为基础，劳动价值论就仍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 2.2. 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意蕴

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科学技术始终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时，始终高度重视技术变革对社会生产方式和劳动结构带来的影响。“工业的历史及其创造物，如同一本展开的书，揭示了人的本质力量。”<sup>[3]</sup>特别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机器大工业的深入分析，指出机器的广泛应用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也深刻改变了劳动组织形式和资本运行方式。

马克思并未把技术简单理解为中立工具，而是始终强调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统一，技术作为人的实践能力对象化的重要成果，体现着人的创造力量。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科技推动生产力发展，也推动社会结构变化，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往往首先被纳入资本逻辑之中，成为扩大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资本借助技术提升劳动效率，也借助技术强化对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控制，技术因此既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可能在资本支配下进一步加深劳动异化。科技观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始终把技术发展与人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技术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存在，其价值最终取决于服务于谁、以何种方式服务，技术既可能成为促进劳动解放的现实力量，也可能被资本逻辑裹挟而成为新的支配工具，这一判断对于理解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具有重要现实启发。

## 2.3. 劳动价值论与科技观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科技观并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部分，而是在分析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时内在统一的理论整体，劳动价值论回答价值来源问题，科技观则揭示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变迁的现实条件，两者统一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分析之中。技术进步推动劳动方式变化，也推动资本组织方式变化，但技术本身不能脱离劳动独立创造价值。机器可以提高效率，可以扩大生产规模，也可以压缩必要劳动时间，但机器本身并不产生新价值，劳动依然是价值形成的现实基础。

与此同时，技术发展又不断改变劳动表现形式，使劳动从体力劳动不断延伸至知识劳动、管理劳动和数字劳动，劳动形式变化与劳动本质保持统一，这正是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劳动问题的重要理论前提。这一统一也为今天提供重要启示，人工智能带来的不是劳动退出，而是劳动形式更加复杂，技术越发展，越需要回到劳动与价值关系本身加以分析，只有坚持劳动价值论基本立场，同时运用马克思科技观理解技术发展条件，才能更准确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关系的新变化。

### 3.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挑战

#### 3.1. 劳动主体隐蔽化对价值创造主体认知的冲击

人工智能时代最直观的变化之一，是劳动主体在生产过程中的“隐蔽化”。在传统工业生产中，劳动者直接处于生产现场，劳动过程具有较强可见性，而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进入生产体系，越来越多工作被智能设备和算法承担，劳动者从直接执行者转向维护者、训练者和协调者，劳动不再总是以可见形式出现。这一变化容易引发一种判断：既然机器完成了主要工作，价值是否也由机器创造，尤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文本、图像乃至程序代码都可以由系统快速生成，这进一步强化了“机器自主创造”的直观印象。

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这种印象并不等于价值创造逻辑发生根本改变。人工智能本身仍是社会劳动长期积累和技术对象化的结果，算法模型、训练数据、芯片设计和系统维护都离不开劳动投入，劳动者虽然在生产现场的直接可见度下降，但劳动并未消失，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真正变化的是劳动主体呈现方式，而不是劳动退出价值创造。

#### 3.2. 劳动形态数字化对传统价值生成方式的冲击

人工智能推动劳动不断从物理空间延伸到数字空间。知识生产、平台服务、数据处理和远程协作逐渐成为重要劳动形态，劳动不再完全依赖固定场所和稳定时间，而表现出明显的在线化、即时化和碎片化特征，这一变化使价值实现方式更加复杂，传统劳动价值更多体现为物质生产成果，而数字劳动的成果可能表现为算法优化、数据生成和信息服务，其价值呈现更具流动性。劳动和生活边界不断压缩，劳动者在数字空间持续处于可调用状态，劳动过程变得更加细密。这对传统劳动价值理解提出新的现实挑战，劳动形式更加多样，劳动成果不再总是具备明确物质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不再创造价值。相反，数字劳动只是劳动形态在新的生产条件下的延展，价值仍然通过现实劳动形成，只是其表现形式发生变化。

#### 3.3. 资本技术融合对劳动关系和劳动异化的冲击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也推动资本与技术形成更加紧密结合。平台资本借助算法配置资源、安排劳动、评估绩效，使劳动过程逐步被纳入实时计算和持续追踪之中，资本控制方式因此由传统制度性管理转向技术化管理。这一变化带来新的劳动异化。一方面，劳动者越来越依赖平台和技术系统，劳动自主性受到压缩；另一方面，劳动成果更容易被资本直接吸纳和转化。技术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强化劳动规训的新工具。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分析在这一背景下呈现新的现实意义，技术本应作为人的创造力量延伸，但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却可能进一步强化人的被支配状态，这种资本技术融合，使劳动关系更加复杂，也使劳动价值论在今天更需要结合现实作出新的解释。

### 4.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应对策略

#### 4.1. 坚持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原则，深化劳动价值论时代阐释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广泛介入生产实践所带来的诸多争论，首先需要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本立场。“人的本质，并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概念，而是其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sup>[4]</sup>劳动创造价值并不是某一历史阶段下的经验性判断，而是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原则，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机器本质上仍然属于劳动资料，是劳动能力外化和技术积累的现实结果，人工智能可以显著提高劳动效率，也能够承担部分原本由人完成的具体劳动内容，但这种替代并不意味着机器能够脱离

社会劳动而独立创造价值。从价值形成逻辑来看，人工智能自身同样来源于社会劳动积累，其研发、训练、部署和更新都离不开现实劳动参与，技术进步改变的是劳动表现形式，而不是劳动创造价值这一根本规定。

坚持理论原则并不意味着停留在既有表达，人工智能时代出现了大量新劳动形态，知识劳动、数字劳动、平台劳动不断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现实形式。传统劳动价值论主要围绕工业生产展开，而今天价值实现更多呈现出信息化和数字化特点，这要求劳动价值论在坚持基本原则基础上进行时代化阐释，既要准确揭示数字劳动的价值属性，也要回应新技术条件下劳动边界不断延伸的现实变化，使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鲜活解释力，理论的生命力并不在于机械重复，而在于能够在坚持原则基础上回应现实提出的新问题。

#### 4.2. 推动技术发展与劳动主体性相统一，维护劳动者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人的主体位置于理论中心，劳动之所以构成价值创造的现实基础，不仅因为劳动能够创造物质财富，更因为劳动本身是人的现实存在方式和主体力量的体现。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本质，同时“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人工智能时代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并不只是技术效率提升，而是劳动主体在技术深度介入背景下是否会被进一步边缘化。在马克思看来，人与机器之间并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协作关系。现实中，算法不断参与劳动安排、绩效评估和资源配置，劳动过程越来越受到技术系统支配，劳动者表面上获得更灵活的工作方式，但也可能在技术系统中被不断细化、被动服从甚至失去对劳动过程的主动把握。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技术发展性与劳动主体性相统一。技术应当服务劳动者，而不能使劳动者成为技术附属物，要推动劳动者由单纯技术使用者逐步转向技术参与者，通过提升数字技能和技术理解能力增强劳动主体在智能化生产中的主动性，使劳动者能够真正参与技术应用和价值创造过程。尤其在知识生产和数字平台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更应重视劳动者对技术规则和平台运行机制的理解与参与，避免算法逻辑完全凌驾于人的判断之上。在马克思所畅想的未来社会中，当机器真正服务于人之时，“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代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6]，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任务也就完成了。坚持劳动主体性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体现，技术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效率，更在于扩大人的自由时间和发展空间，使劳动逐步摆脱异化。只有把人的主体地位真正落实到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才能使技术进步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而不是新的支配工具。

#### 4.3. 完善制度保障与价值引导，推动人工智能服务人的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方式变化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制度和社会治理问题。随着平台经济和数字劳动不断扩展，劳动关系日益呈现灵活化和碎片化特点，传统制度安排面临新的挑战，劳动时间边界模糊、劳动权益保障不足、算法决策不透明等问题不断出现，这都使人工智能发展在现实层面提出更高治理要求。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劳动权益保障制度。针对数字劳动和平台劳动的新特点，需要不断完善劳动保护、收入分配、职业培训和社会保障体系，使劳动者在技术变革过程中具备更稳定的发展预期和现实保障。尤其面对技术替代带来的岗位调整，应建立更加完善的职业转型机制和技能提升体系，增强劳动者适应新技术环境的能力，使技术进步真正转化为劳动者发展的现实机会，而不是新的不稳定来源。同时也需要加强对技术发展方向的价值引导。

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不仅是生产效率增长，更强调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工

智能在现实中可能服务资本逐利逻辑，也可能成为推动公共服务提升和改善劳动条件的重要力量，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安排和价值引导明确技术发展方向，使技术始终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和人的发展需要。从长远看，人工智能能否真正体现其进步意义，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复杂程度，而取决于其是否能够改善劳动条件、拓展发展机会并推动社会公平，只有在制度保障和价值引导共同作用下，人工智能才可能真正成为推动劳动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力量，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也才能在新的技术时代获得更现实的展开。

## 5. 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确实使劳动价值论面对新的现实问题，但这种变化并不构成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根本原则的否定。劳动依然是价值创造的现实基础，技术的发展改变的是劳动实现方式，而不是价值形成逻辑。人工智能不能代替人的主体地位，更不能代替人创造价值。坚持时代化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有助于正确认识机器、人、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明确人机矛盾的问题根源，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实现和谐的人机共生关系提供方法论指导[7]。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出发，坚持劳动价值论基本立场，并结合人工智能发展推进理论阐释的时代化，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和智能社会的理解，也为推动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 参考文献

- [1] 任保平, 逢文佐. 数智经济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拓展研究[J]. 当代经济研究, 2026(4): 24-33.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69.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27.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9.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07-208.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9.
- [7] 于天宇. 人工智能挑战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时代化审思[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2): 45-57, 151.